

生命到了尽头，听闻真相 峰回路转

文 / 大陆大法弟子

说说我的故事。

我今年七十一岁了。曾经，我是一名乳腺癌晚期患者。幸运的是，我有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弟媳，是她告诉了我法轮功真相。因此，我摆脱了死神，获得了新生。

我当年是一名下岗工人，丈夫的工资也很低，还有一儿一女正在上学。下岗后，家里没有其他生活来源，我便做起小买卖，每天蹬著三轮车到集市的街边卖日杂用品。在人来人往的街上，我没听过人当面对我讲大法真相，但是在卖东西的小筐、小桶、盆盆罐罐里经常发现有小挂坠、小册子、摺叠的单张等大法真相资料。我看见了就收起来，家里放了一大摞，但一直都没仔细读过。

二零二三年九月一日，我回到一百多里外的娘家，参加小弟弟儿子的婚礼。在热闹的婚礼上，我突然头晕目眩，一下子摔倒在地上，不省人事。大家七手八脚把我送进县医院，一检查是脑出血。住院治疗一段日子后，还是感觉不舒服。后来又检查出乳房有肿块，到大医院一检查，已是乳腺癌晚期。我一下子就崩溃了。这是咋了，我虽然是快七十岁的人，但连一根白发都没有，身体一直棒棒的，从来没生过病，连一般的感冒都很少得，大家都羡慕我身体好。可现在，这个消息象一根大棒砸下来，今后咋生活啊，我只能望天大哭。

接下来，我就到省里一家大医院做手术，并接受化疗。经过六次化疗后，我一头浓密的黑发一根不剩。我妹妹怕我难过，就给我买了一个假发套戴上。我吃不下饭，每天只能勉强喝点营养汤，身体很快瘦弱下来。一百三十多斤的我，只剩下九十多斤了，走路都打晃，死神一步步逼近我。

因为大弟媳住的离老家远，小弟弟儿子的婚礼她没参加（九月一日孩子都开学）。过后知道我生病的消息后，她很快就和儿子开车到我家来看我。她给我带来很多大法真相资料：小册子、周报、护身符等，还给我讲了几个明慧网上发表的起死回生的真人真事，以及字欣女士主持的节目《细语人生》里的故事。特别是她讲到在上海的毛凤英女士的父亲病情十分危重，都被家人盖上纸被了，但听了远在加拿大的女儿打来的越洋电话，诚心念诵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”，结果身体真好了。听了这些故事，我有些信心了。

二零二四年八月，因缘际会，我和大弟媳在老家又见面了。弟媳给了我一本她珍藏多年的线装《转法轮》，包著精致的书套，我看出她对这本书非常珍惜，但还是送给了我，书里还夹著一个精致漂亮的真相书签。她让我好好看书，看书前，一定要洗手，不要躺著或歪著看书，不要摺页。她还一再嘱咐我要连续一看到底，不能半途而废。她又教我法轮功的炼功动作，我当时基本都学会了。她还送

给我一个红色的小播放器，里面装有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，五套功法炼功音乐，以及《普度》、《济世》音乐，还有师父的新经文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、《为什么要救度众生》。临走前，她还嘱咐我，回家后找找当地法轮功学员，再跟她们学。

我回家后，每天如饥似渴地看书，非常入心。弟媳打电话关心我，我告诉她：“我现在看书哪，一个字一个字的看，字字入心，真好啊。”我每天都静静地看书，心情很好，病也忘了，身体不知不觉的轻松起来。

二零二五年一月，我回到做手术的医院复查，结果显示身体各项指标完全恢复正常。我太高兴了，立即给弟媳打电话，告诉她我身体彻底康复了，也感谢她的帮助。弟媳听后也非常高兴，祝福我，并告诉我我要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。

我身体真的好了，黑黑的头发又重新长起来了。现在每天早上，我又蹬著三轮车到街边卖日杂用品了。我还要把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有善念的有缘人，让他们都知道“法轮大法好，真、善、忍好！”

我要大声喊：“谢谢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！法轮大法好！真善忍好！”



文 / 晓月

重症来袭遇高人 幸运从来不偶然

人生病了，会习惯性地地去求医问药。然而，医生也会有双手一摊，告诉病人“已经尽力了”、“我无能为力了”的时候。事实上，从古到今，有不少人的顽疾、重症，是被突然出现在市井、乡野的神秘高人治好的。这类高人或有道行，或有神通，其药方或疗法往往在世间难寻。

虽说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”，但被救治之人的幸运，或许正是由自己累积的善德所促成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神佛眷顾善良人。惟有笃定地相信这一点，奇迹才可能在绝境中彰显。《夷坚志》中记载了这样两个故事。

僧人水肿难治 “八仙”真人现身

宋朝时，江苏常熟县北面有座山，山上有间白龙庙。据说，庙里还供奉著一位龙王。有个叫慈悦的僧人在庙旁搭了一间草庵。他在那里一边修行，一边侍奉龙王，已有三十多年了。他经常为县里的百姓向龙王祈祷，每次都很灵验。

到了宋高宗在位的最后一年（1162 年），慈悦已经七十八岁了。那年，他突然病倒了，整个人象中了蛊似的，皮肤和肌肉之间出现了水肿，痛苦难耐。他日夜呻吟，怎么都不见好。几个月后，他干脆给自己置办了寿衣和棺材，只等著死去的那一天。

就在这时，山上来了一位陌生的客人。他头戴青绿色的经纱帽巾，身穿白苎麻制成的长袍，装扮朴素，却气宇轩昂，一点都不象世俗中人。他先到白龙庙里参拜片刻，路过慈悦的草庵时，往里看了一眼，便走进去说道：“你病了多久？这可是水肿啊。不过没事，我能治！”

这位客人让慈悦把衣服解开，仰面躺好。然后，他只用手指甲在慈悦的腹部和脐下轻轻画了几下，就看到有水顺著他的手流了下来，而且一直流个不停。第二天，床榻下全是水，而慈悦的水肿也消了下去。

客人又从怀里取出一枚弹丸大小的黑色药饼，对慈悦叮嘱道：“把这枚药跟绿豆、商陆根放在一起，加入十碗水，然后煮沸。把药渣过滤掉，就可以随意饮用了。哪天喝完，哪天就能痊愈。你命不该绝，还有几年的寿命呢！”

慈悦向他道谢，并询问他的姓名和家乡。那客人只说了一句：“我是回客，临安人士。”接著又说道：“和尚，今天世上的人，看到的都是假的，看不到真的。”说完，便作揖而去。

慈悦按他的话煮了药。喝下去时，他感觉味道甘甜无比。他一口一口地喝着，两天后，终于把药喝完了，身上的水肿也随之消失。

就这样过了两个月，慈悦的草庵里又来了一位客人。他说自己从临安来，打算去普陀山朝拜观音菩萨。他拿出一幅卷好的画递给慈悦，说：“这是我画的。”说完，便离开了。

慈悦打开一看，只见画中有一个人，四周被藤蔓环绕。他发现，那人竟是“八仙”中的真人吕洞宾。他忽然想起，之前那位客人来时，自称是“回客”，而吕洞宾又恰好被称为“回道人”。他恍然大悟：原来那位客人就是吕洞宾啊！

官员突发重症 神秘郎中现身

宋高宗还是康王的时候，有一位非常宠信的幕僚，名为韩公裔（字子辰）。他曾跟随康王一起出使金兵军营。后来金兵来犯，他又护送康王一路南下。在康王登基前，他受命掌管玉玺；面对束手就擒的伪政权官员，他还劝康王慎杀。后来康王登基，韩公裔仍备受恩宠，多次被晋升官职。他为官正直，从不趋炎附势，曾因得罪奸臣秦桧而遭到弹劾、外调，但高宗对他的眷顾却丝毫不减。

绍兴年间，韩公裔任广州观察使，有一次奉旨进京面圣。在京城期间，他突然病倒了。高宗皇帝立刻派御医前去治疗，可御医看后却说：“这病已经治不好了。”没过多久，他连气息都没有了，一家人围在床边痛哭不已。

御医回宫覆命，皇帝听后很伤心，让人给韩家送去三百两银子和三百匹丝绸，作为丧葬费。

就在家人正准备将他入殓时，一位走江湖的郎中刚好路过韩家。那郎中站在门外，朝里喊了一声：“有疑难杂症就速速道来。”韩公裔的儿子们听到这话，赶快将他请了进去。

郎中看了看病榻上的韩公裔，又给他号了号脉，随后立刻在他的四肢上扎针。扎了几次后，韩公裔鼻中渐渐有了微弱的气息，嘴里也发出了呻吟声。见他活了过来，那郎中又给他开了一副药。韩公裔将汤药喝下去，几个时辰后便苏醒了过来。

第二天，韩家将此事上奏，打算退还皇帝赐下的丧葬费。可皇帝当即就把这笔钱当作医药费，又赐给了韩家。这事很快传到宗亲子弟耳中，有人打趣说：“我如今穷因潦倒，若能象韩公裔那样死一回，就太好了。”

后来，韩公裔痊愈了。皇帝又给他升官，让他当上了某军节度使。直到三十年后，他才去世，死后还被追赠“太尉”一职，谥号“恭荣”。

百年老店 兴衰史

文 / 晓目

在网上看到一个关于百年老店的故事。

其实就是一家很小的水饺店，六七个员工，十几张桌子，经营的水饺种类很多。虽然是百年老店，但利润并不是很高。因为老店人员配备齐全，用料非常讲究，工艺也复杂，耗时耗力。水饺的价格虽然不低，但成本也高，所以一直只是稍有盈利。

后来，老板退居二线，让女儿接替他经营。新老板想证明自己的经营理念和能力，便开始往速食的方向改。

以前，一锅汤要熬三四个小时，而且必须每天现熬；后来改成用味精和各种调料调配。肉馅也换成了边角料，虾仁改用碎虾，青菜也不再讲究新鲜。最后，连那位工资最高的老主厨也被“优化”掉了。

主厨什么也没说，收拾东西离开了。后来，他在一个小角落里开了一家只有四五张桌子的小店，一切仍按照当年老店的规矩来：用料都是最好的，汤当天现熬，而且一熬就是几个小时。因为人手少，他只卖两种水饺。

我们都知道，小吃店最重要的就是回头客、老顾客。而老顾客的嘴也特别刁，一点点口味的变化，都能吃得出来。他们在老店吃了两次，发现味道完全不对，也就明白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，于是开始打听。

有人告诉他们：老板换了，食材改了，工艺改了，主厨也被辞退了。那位老主厨如今自己开了一家小店。

老顾客找到了那里。水饺端上桌，第一口下去，就是熟悉的味道。那种感觉，象是与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重逢。里面不仅有惊喜，还有这些年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信任。

后来，百年老店因为食客越来越少，不得不关门；而主厨的小店，却一天比一天兴旺起来。

老店之所以能够称为老店，并不只是因为历史悠久，而是因为一代代人把技艺、责任和信任传了下来。

汤该熬三四个小时，就熬三四个小时；食材该用好的，就不能因为成本高而降低标准；一道工序该怎么做，也不能因为顾客看不见，就悄悄省掉。这些事情看起来费时、费力，甚至不够“高效”，却恰恰是这家百年老店最值钱的东西。

新老板以为自己优化掉的是成本，后来才发现，被一起优化掉的，还有老店一百年来形成的味道和信誉。所以，当那位主厨离开以后，招牌还留在原来的地方，真正的“老店”却已经跟著他走了。

大法师父在经文《二零一五年纽约法会讲法》中说道：“他做一个不管大生意、小生意，他把它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份，他是尽心尽力的把它做好，会做的很长远。这种心态会使工作态度、产品质量很好。很多大陆人哪，就想一夜发财，做事没有长远的打算，其它国家的人不会这样想，经营的是工作、是自己的生活，只想得到正常的回报，他们是那样的想法。”

百年老店真正难传的，从来不是一块招牌，也不只是一张配方，而是那些一代代人明知费时、费力、少赚钱，却仍然不肯省掉的规矩。

把经营当作生活的一部分，用诚实去做事，用善意去待人，挣钱之外还有一份责任。这样的店，才能让顾客愿意一次次回来，才能走过百年。